

母親走過大江大海

去年，當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 一九四九剛出版，我即迫不及待地漏夜讀完，淚光閃閃不能自己。龍應台，這位當年我在成大唸書一齊編校刊的學妹，描繪的不只是她的母親美君、父親槐生顛沛流離的生離死別，也是六十年前吾家四口（父親世輔、母親淑卿、中英姊和在強褸中的我）的身影。

父親世輔教授與母親於民國三十年在福州結婚，次年生長子榕光。三十六年父親出任湖南一中校長，但不幸榕光因腦膜炎夭折，母親當時肚子裏懷著我，思念亡兒，時常痛哭。我出生於南嶽衡山故取名南山，正如同玉山生於彰化，陽山生於北投，皆以附近的名山命名。我們三兄弟之身高恰與這三座山之高度成正比（玉山最高、衡山次之、陽明山最矮）。那時南嶽無普通醫院，僅有肺病療養院一間，內僅醫生護士各一名。母親生我之時，該護士為趕赴男友之約，等得不耐煩，便以催生劑催生，產後不待洗滌即走，謂待次日補洗。未料次日即發高燒達四十度，數分鐘抽筋一次。當地既無良醫可求，亦無良藥可買，母親困坐愁城，終日以淚洗面。

後來父親自同校女教授得知，以蟑螂去殼，用瓦片燒乾，輾成粉末灌我而退燒，母親乃喜出望外，以後每遇高燒，即如法炮製，因此年幼的我，吃了不少蟑螂（最近大陸有研究蟑螂富含蛋白質，因此有單位大量養殖）。蟑螂因有救命之恩，因此，很長一段時間，我家蟑螂特多，不忍除之。

我自出生後，雖體弱多病，醫藥兩缺，照料困難，但母親此時已分身乏術，不再為榕光哭泣。時值常沙棄守，人心惶惶，父親因曾擔任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委員，共軍大舉南侵，恐遭不測，乃決定逃難，但因旅費無著，躊躇再三。母親這時拿出娘家的珍藏金手鐲出售，可惜一時並無買主。一日母親與某米店老闆談及此事，老闆為取悅情婦，欣然以大洋三十八元購買，乃成為一家四口一路逃難的盤纏。三十八年六月（我才八個月大），全家離開南嶽，趕上唯一的火車經衡陽赴廣州逃難。父親並協助任教的長白師範學院越過琼州海峽，遷校海南島，前後七次播遷，才在三十九年一月來台。一九四九，我出生的次年，的確是一個顛沛流離歷經大江大海的苦難時代。

母親成長在戰亂的年代，沒有唸過大學，但在私塾唸了不少古書，赤壁賦在她晚年都還能以福州腔背誦得一字不差。她對我們兄弟姊妹的教育非常重視。我在成大畢業時，父親因事無法參加畢業典禮，便由母親代表出席。這是母親第一次逛古城台南，火紅的鳳凰花燃燒了整個校園，榕園巨樹古意盎然，令母親大開眼界。當時我在成大參與不少課外活動，認識不少朋友，沿途頻打招呼，帶著母親驗收四年鳳凰花城的成果，讓她頗覺有子畢業於成大土木系的驕傲（父親當年原唸復旦大學土木系，後因家貧而轉校轉系，故一直希望我能繼承他未完成的志願）。「你老爸若晚生幾十年，也想唸這個大學的土木系」，她說。

父親一介書生學者，理財未免生疏。母親則是很有投資眼光，雖然政大教授的薪水不高，母親硬是與人合建了一間公

寓，也成為中英姊、我和陽山弟三人日後留學の後盾。她曾在父親一次生病後許願接受耶穌基督的感召並受洗。可惜我們子女均與宗教無緣，未曾帶她去禮拜堂，是我們的不孝。臨終前，母親接受了王建煊院長（牧師）的禱告，也終於又回歸了主的懷抱。

母親是喜歡交際與熱鬧的，政大教授宿舍無人不認識這位周媽媽。陽山競選立委時，母親雖近八十高齡，仍每天到競選總部幫忙摺傳單、招呼義工，成為最好的公關。新黨的晚會與大大小小的活動也常見母親的身影。即使後來陽山不再競選，母親也熱心地到其他藍軍的競選場子加油打氣，或許也只是湊個熱鬧，「新黨周媽」也成為大家歡迎的對象，直到行動不便為止。母親八十大壽時，父親門生故舊均曾前來致賀，席開十餘桌，是母親一生榮耀的日子。

最近幾年母親到底年紀大了，齒牙動搖而無法享受美食，以致於終日以稀飯渡日，生活了無生趣。由於膝蓋不良於行，需以輪椅代步，過去喜歡打個小牌也自然停止了。但母親最高興的是我帶她去北投復興崗看看她年輕時的故居，回憶她與父親的甜蜜時光。

今年母親的身體明顯劣化，原來排斥印傭看護，也許母親累了，也許她不願見到子女為她再操勞，去年起也接受了印傭的照顧。但因水腦日漸腫大，已呈半失智狀態。當我們還在萬芳醫院討論水腦是否應開刀及送母親去哪家安養中心時，沒料到她竟感染肺炎且心肺衰竭而離我們遠去了。

去年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在福州成立了分公司，承接海西業務，我忝為總經理，在一年內去了四、五趟福州。除了公務，我也試著瞭解這個母親的故鄉，重拾母親的足跡，正如同龍應台重返父親當年的故鄉淳安尋根。榕城、馬尾、三坊七巷 … 這些從小耳熟的地名，及母親拿手的扁里圓（燕丸）、紅糟魚、繼光餅 … 歷歷呈現，加以濃濃的福州腔，彷彿時光隧道，回到母親曾經歷的世界。三坊七巷裏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最令人動容。意映卿卿如晤 …，母親名字中亦有「卿」字，父親早走近二十年，母親的思念是否一如意映的卿卿？

走過一九四九，走過大江大海，走過在台灣困苦及光輝的日子，有她愛且愛她的丈夫與子女，享壽九十三歲的母親，此生無怨無悔的付出是值得的！

（原載周闕淑卿女士紀念文集及新黨月刊，2011年5月）



作者（中）、母親（左2）、與毛治國同學（右1）及其父母（右2、左1）於成大畢業典禮合影